

The Treasury of Chinese New Poems

中国新诗库

二集

Edited By Zhou Liang Pei

Chang 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周良沛 编序

长江文艺出版社

Zhou Liang Pei bian xu • Chang Jiang Wen Yi Chu ban She

鄂新登字05号

中国新诗库(二集)

周良沛 编序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7印张 5插页 18 800行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54—1063—4

I·861 定价：33.20元

出版说明

新诗，转眼已有七十年的历史。

人会老，诗是不会老的，它没有衰老的时候，只有成长、成熟的过程。七十年的光荣，也有七十年的艰难、曲折。七十年的历史毕竟是七十年的新诗作品写就的，不是能够以论代史所能说明的。新诗运动必然要推出它的代表人物，尽管不可能每位诗人都能成为他所属的时代代表，但只要他的作品有一定影响，就总在代表诗的存在着的世界之一角。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要了解研究新诗，又不能不正视那些存在。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于是，既有开路先锋，也有来往过客。有大路四通八达，看轨迹而知路之所以有路。历史不会回头，过去的也不会只是过去。它们在过去的某

一时空中现出的特征与殊相，不会在历史江河的流逝中而无踪迹，而是在浪涛中时沉时浮，时隐时现，时扬时抑……。文学史可以为它分期划代，分派论艺，然而，诗体本身的发展，又总是前后相关相连，嬗变承递着的。它的光荣和那痛苦的教训，为后来者继往开来，为无数寻找出路的山溪在东流的大江中找到流向。

历史，是无法否定的存在；诗史，是创造发展的历史。对它，予以科学的认识，既是我们的权利，又是我们的义务。

《中国新诗库》，力求是客观的，却不是客观主义的，对在新诗运动中有过不同影响的，不同风格流派的，现在又能搜集选编到作者一定数量作品的诗人，系统地介绍能说明这些诗人创作道路的作品。选出的作品，有可读性，或有研究及资料价值。在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的新诗史前，读者完全可以和应该从系列“五四”后有代表性的新诗作品中读到一部可见，可感，可思，可悟的活的新诗史。

总 目

郭沫若卷	1
王独清卷	139
穆木天卷	277
冯乃超卷	415
萧 三卷	515
柯仲平卷	629
蒋光慈卷	761
梁宗岱卷	873
徐玉诺卷	943
刘延陵卷	1081

郭沫若卷

目 录

卷 首	周良沛(7)
死的诱惑	27
Venus	29
鹭 鸶	30
火葬场	31
夜步十里松原	32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33
夜	34
死	35
三个pantheists	36
心 灯	38
炉中煤	40
新阳关三叠	42
太阳礼赞	44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46
黄浦江边	47
笔立山头展望	48

湘 累	50
凤凰涅槃	52
天 狗	66
晨 安	68
浴 海	71
电火光中	73
地球，我的母亲	78
梅花树下醉歌	84
匪徒颂	86
天上的市街	90
力的追求者	92
好像是但丁来了	93
地 震	94
石 佛	95
太阳没了	96
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	98
我们在赤光之中相见	100
瓶	102
述 怀	104
怀亡友	106
如火如荼的恐怖	109
诗的宣言	110
对 月	111
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113

黄河与扬子江对话(第二)	116
峨嵋山上的白雪	119
巫峡的回忆	121
战 取	123
给C·F	124
战 声	126
罪恶的金字塔	127
雷电颂	129
诅 咒	133
骆 驼	134
郁金香	136
玉簪花	137
茶 花	138

卷 首

周良沛

郭沫若(1892.11.16——1978.6.12)，四川乐山沙湾镇人。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常用名郭鼎堂，笔名郭沫若，曾用笔名麦克昂、易坎人、石沱、高汝鸿、谷人、羊易之等。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裕家庭，幼年有师家塾。熟读诗经，喜读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作品。1905年考进嘉定县高等小学，因带头闹学潮，曾被开除。在嘉定和成都上中学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抱负尚在，苦闷难排。1913年中学毕业，次年春东渡日本，先后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岗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并广泛接触了西方各型多派诗人作家的作品，也受到泛神论的影响。1919年9月，他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读到康白情的白话诗《送曾琦往巴黎》时，曾在《我的作诗经过》中说道：“那诗真真正正是白话，是分行写出的白话，其中有‘我们喊了出来，我们做得出去’那样的辞句，我看了也委实吃了一惊。那样就是白话诗吗？我在心里怀疑着，但这怀疑却唤起了我的胆量。”郭沫若看到康白情1919年8月25日写于上海的这首送别诗，最后一节就是——

……听哟！

这汽船就快要叫了！
他叫了出来，
她就要开去；
我们叫了出来，
我们就要做去。
幕韩，你去了？——
我也要去了。

这“我们叫了出来，我们就要做去”使他怀疑那就是“诗”。同时，写这诗的康白情和他送别的曾琦，又是他的同乡或同学。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道：“……中学的一些同学，原来是在革命性的刘士坚的陶冶下教育出来的。……但那些同学却连丝毫的革命性也没有，妙的是二十年后的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那为首的圣人曾琦，便是在我们丙班住过的人物。”这位先生，学了一年英文，连ABCD都认不得，这时居然要赴巴黎，而康白情还要写诗送他，这叫郭沫若怎么不在怀疑那就是“诗”之外，又多一层怀疑呢？这叫郭沫若怎么不增加他写诗的“胆量”而再写诗并公诸于世呢？于是，中学时就写旧体诗词，“五四”时又私下在写“白话诗”的郭沫若，就把自己的《鹭鹭》、《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抄寄到上海的《学灯》。遇着编刊的钟子期、宗白华先生，也就一首首地给他发表出来。^①他的那部在中国新诗史上丰碑式的诗集《女神》，也随之问世，影响广泛。它集中地、强烈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开一代诗风。1921年回国，7月与

^① 王锦厚等：《郭沫若第一次看见的白话诗》，见《新文学史料》十三期（1981.11.22）。

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发起建立了我国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出刊《创造季刊》。稍后，回日本，一面学医，一面创作。1923年于帝国大学毕业后，回上海，断然弃医，专事文学，编辑《创造周报》和《洪水》。这时期有诗集：讴歌大自然的《星空》（上海泰东书店，1923）、爱情诗《瓶》（上海创造社，1927）、歌唱社会革命的《前茅》（上海创造社，1928）等，还提出了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文学”的主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识了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人，思想大为发展。1926年初南下广州，曾去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他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反革命阴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八·一”南昌起义，他为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月，经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流亡日本，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写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研究》等极有价值的科学论文和专著。而且，一家七口，全靠他一管笔，生活俭朴，写作勤奋。他曾想翻译《资本论》，但这么一项大工程，须有一笔收入维持生活才能进行，加上书店也不愿接受，才作罢。但在笔耕日夜之际，还在受日本刑事、警察的监视下，他还挤出时间，出面参加和指导留日青年的进步活动。他支持的《留东新闻》，把当时在苏联的蒋经国骂他老子蒋介石的文章也翻译过来登在上面，引起广大读者很大的兴趣。他有次演讲，反动派捣乱，向讲台扔苹果，引起骚乱。他神态自如，就近的同学挺身而出，护送他安全离场。“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

争的火药味已冲鼻，东京市街头游行的坦克不断。他看到国内寄去的《八一宣言》，为党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兴奋不已。“七·七”炮声一响，同月，他舍妻儿，只身秘密地离日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主编《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1937年11月27日，他乘外轮秘密离开上海转道香港回广州，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应召离开广州到武汉，出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到重庆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正如他对作曲家刘雪庵提的创作要求那样，进行“不要感伤，要悲壮，要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①的救亡文化工作。三厅所属的演剧队，集国内最著名的进步艺术家，活跃在战地和大后方，在民族战争的烈火中的艺术实践，使这些艺术家的艺术成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鼓舞了斗志，造就了人才。这期间，他写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借古喻今的大型历史剧《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和诗集《战声集》、《蛭蟾集》，杂文、随笔《沸羹集》、《今昔蒲剑》、《天地玄黄》等。1944年，写了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经验和教训的历史论著《甲申三百年祭》，当时在延安定为党内读物。《十批判书》中的大部分篇章也写于这个时期。1945年访问苏联，有《访苏纪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校场口的民主人士政治协商的集会上，反动军警、特务捣乱会场，郭沫若同李公朴等在他们大打出手时，遭打负伤。但他不顾反动当局加于他的政治迫害，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在上海和香港领导文化界同蒋介石法西斯独

^① 《新文学史料》第二辑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

裁统治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到解放区。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二、三、五届副主席。1951年曾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他一生译著很多，除甲骨文、历史、社会、科学等著作，仅文学创作，他写诗，写戏，写小说，写散文。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全集》，仅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的文学艺术部分，就多达二十多卷。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自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出版以来，一版再版，作者也有多处的修改。除“创造”时期的几本诗，从抗战开始到解放后，出版的诗集有《战声集》、《蜩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蜀道奇》、《沫若诗词选》。“文革”期间，有本有关诗的论著《李白与杜甫》。粉碎“四人帮”后，有诗集《东风第一枝》、《郭沫若少年时期诗选》。这些作品，正如诗人在《蜩螗集·序》中所说：“作为诗并没有什么价值，权且作为不完整的时代纪录而已。”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首脑。“创造社”初期的文学倾向，一般认为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一度主张文学“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认为“要有优美醇洁的个

人，然后才有优美醇洁的社会。所以改造事业的基础，总当建设于文学艺术之上”。鲁迅曾说“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①1927年该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1928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中国革命实际和文艺领域时，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采取了排斥以至攻击的态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前，郭沫若和鲁迅一样拥护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6年东京进步留学生在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恐怖气氛里举行鲁迅逝世的追悼会时，郭沫若冒着风险，不管日本警探的监视和国民党特务的窥伺，出席大会并作演讲，热情赞美鲁迅，高度评价鲁迅：

……从前有人歌颂孔子说：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未有孔子，孔子之后亦无孔子。我们可以说，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未有鲁迅，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②

赞扬“鲁迅始终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

这场论争，是该以郭沫若这些警句作它的句号。但“创造社”，却被反动派早于1929年1月查封关闭了。

① 鲁迅：《竖琴·前记》，见《鲁迅全集》卷四4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新文学史料》第二辑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